

灵湖坐忘书

朝 颜

我亲吻过一枝芦花，在灵湖。
 彼时偌大的湖滨公园人迹稀少，仿佛这阳光，这空气，这水域，这广阔的天地，都是为我和芦苇设下的盛大筵席。

深秋了，天气却暖得让人要忘了季节的存在。临海有那么多名胜古迹，比如台州府城墙，比如紫阳老街，为何我一下车转头就踏入了灵湖的领地，谁知道呢？

事实是，一个人，最适合临水而行，最适合透过水照见自己的冷清。这时候，越安静，越空旷，越孤单，越好。我记得，去年秋天游西湖是这样的，游太湖，也是这样的。然而无论西湖还是太湖，都不如今日的灵湖，完全放空了身心，只等我一个人的闯入。

踩在灵湖广场的地砖上，平展展的湖水铺陈到眼前来，边际还在目不能及的远方，瞬间领悟到个体的小，是一只蜜蜂落入万花的小。抬头看，对岸的小两山上，一座塔孤零零地以尖顶刺向天空。世界那样清朗广阔，这座形单影只的塔正好与我互为参照。在时间的永恒处，一座塔显然比我思考得更深，参悟得更透。反正它有耐心，守着这山，这湖，几百年几千年地站下去，而我不能。

我既放不下身边的俗务，又觊觎远处的风景，还没有一直一直存在下去的理由和能力。

我只能紧紧地拥抱着眼前的一切。环着灵湖缓慢地行走，努力地吸入干净的空气，努力地调整视觉的角度，努力地从萧索衰败的景物中寻出美来。就像，老年人声情并茂地唱《夕阳红》那样。

路旁的池塘里，残荷与枯草交织，蓝天与池水对应。荷茎倒伏下来，横竖交叉，一幅写意画便有了立体感的萧瑟之意。季节的更替，万物的枯荣，如此醒目地提示着生命的朝向。是的，此刻，我也正走在老去的路上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只是植物仍有春天可期，而人，没有回头路可走。

四十岁，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分水岭。这些年，我越发喜欢观察同龄人衰老的迹象。有人头顶开始飘雪，有人脸颊日渐深陷，有人腰背松垮下去，有人皱纹像湖水漾起的涟漪一样，以眼部为中心一圈圈扩散开去。眼袋、法令，越来越寡淡的欲望，我在与他人不断对照中时而庆幸，时而沮丧。皮肤保养品越用越贵，更多只是心理的安慰罢了，谁能拿地心引力有什么办法呢？

就像这一千二百亩的灵湖水，还不是服从于地心引力的安排，还不是乖乖地陷入小两山和五峰山的怀抱，眼看着世人来了又去，眼看着植物生了又灭。

湖边是绵延几千米的芦苇丛，它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挨挨挤挤，依水而繁盛。眼下，绿意已从它们的身体里完全褪去，身子骨都枯干了，仍旧笔挺笔挺地站着，像年纪太大，面临最后归期仍不愿意驼背的老人。它们各自举着一朵硕大的芦花，像举着生命中最轻又最重的托付。

风一层一层地吹，芦苇一波一波地起伏。我不忍心折下一枝芦花，但它还是来到了我的手上。花瓣蓬松，是棉花的绵软，又是蒲公英的轻盈。我将它贴近脸颊，轻轻地拂过，感受到它的柔弱和熨帖，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芦花在唇边滑过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女儿幼时娇嫩的小嘴唇。纵是再粗犷的人，也会被柔化。凑近鼻尖，闻到一股温暖的阳光的味道。它的香味不招引人，却又如此素朴，如此贴心贴肺。一直以为，芦花是没有香味的，此时知晓，已是多年误解。

从前，我们家乡把芦花叫做芒花，秋冬时节上山去采，一担一担地挑回家，花絮收集起来，做枕头的内芯。这样的枕头，我睡了很多年。如今想来，我是和那些花瓣一起做梦的呵，难怪总是梦见辽阔的大地，梦见秋水长天，梦见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。捋了花絮的芦苇，连茎一起，又被扎制成扫帚，柔软而小巧，区别于硬邦邦的大竹扫把，适合铺过水泥的小家小户，村里人一般是不用的。起初，我只在圩上的集市中，还有父亲工作的电影院里见到过，感觉更像是上班族或富有人家的用品。后来家中也铺了水泥，终于用上了芒扫帚，似乎一下子拥有了梦想中的生活。

不知不觉已经环湖走了大半圈，除了遇到一对陪孩子放风筝的父母，两个陪老人漫行的年轻人，再无他人。灵湖赠我一整个上午的安静，令我不由暗自庆幸和感激。我看了一下微信，似乎人们都活得热热闹闹，关心时事的、互相吹捧的、顽固争执的，沉浸于对世界的个人理解中，并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，越来越多了。

除了亲人，我没有更多的幸福可供挥霍。置身世事之外，是多么难的事情。

站在几块大鹅卵石上面，我停驻了脚步。风吹过来，青山、杨柳、拱桥在湖水中投下的倒影一时动荡起来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于是，我站在静静的灵湖身边，亲吻一枝柔软的携带暗香的芦花，像亲吻我全部的幸福与孤单。

房子是老旧的，瓦片是青黑的，屋顶零散地长着杂草，木质的门窗结满了蛛网，这里位于大山深处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村，求医问药与办事，通常得花大半天的时间前往山下的乡镇。

这就是我外公外婆的家。屋子不大，群山环绕，远处是敞亮的农田。这里，尽管有些偏僻，但并不缺乏人间烟火与温暖。

其实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被父母送去了外婆家。我的童年，因这座低调的老房子有了温暖斑斓的色彩。

外婆家门外，是一片平整的院坝。外婆喜欢在院坝里养一些花草。竹篱下松软的泥土，长满青苔的石阶，都有花草的身影。不论是水仙、兰草，还是银花、连翘，也或者是普通的一株牵牛花，外婆都会把它们养在院坝。这些盛开的花们，引来成群的蝴蝶，氤氲着淡淡的花香。花枝摇曳，花香飘散，虫鸣声声，清亮又悠远。外婆虽然喜欢这些花草，但是从来不会溺爱，因此，这些花草大都会带着一种纯粹的野性，牢牢地将根茎伸入泥土，肆意地生长，擎出一片灿烂的花开。

院坝里，有一个用石头搭成的小桌。这些石头是外公从门前不远的河边背回来的。暖阳普照的上午，外公会坐在石凳上，一边将沸水注入茶杯，一边晒着太阳。此时，茶叶在杯中翩翩起舞，尽情翻滚，蜷缩着的叶子缓缓舒展开。阳光打在茶杯里，投射下一缕缕很有质感

秋天悄悄地走到了深处，泛黄的落叶如一只只黄蝴蝶，于冷风灰灰里翩翩飞舞，空气中也或深或浅地弥漫着一股轻寒渐增的气息。这种气息，就如同广袤的大地轻轻一摇，人们禁不住几个寒颤，换上了又熟悉不过的秋装，而原野的露水，却早已成了草上霜。

霜降的到来，既是秋天的告别，也是冬天的启程。它如同自然交替的一种召唤，提醒着人们，秋已不多，冬天就在不远处。气温逐渐下降，悄悄地为我们带来了初次寒意。仿佛一夜之间，大地被一层薄薄的霜覆盖，寒气透骨而来，使人不寒而栗。于是，再也不敢穿着短袖，露着胳膊，面对着长驱直入的寒冷了。

霜降到了，秋天才更像秋天了！出门时，满眼皆是一派深秋佳景：喝醉了



农闲时节，正是赏菊的好时候，也是赏菊花的好时节。

记忆深处的老屋

管淑平

的光亮。仿佛每一片茶叶都镶嵌着金边，在沸水之中纷飞，流转，时而向上一路招摇，时而悠然地沉入杯底。随着香味的释放，一杯茶，渐渐泡熟，外公这时端起茶杯，轻呷慢尝细品，一举一动中，无不气定神闲。

因为院坝里有花草，外公索性就在屋子旁喂养了几桶蜜蜂。灰褐色的木桶，上边裹了一件棉衣，这是防止夜晚温差过大，冷着了蜜蜂们。平日里，那些蜜蜂可勤劳了，时时进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很难想象，这小小的身体，竟然能够酝酿出一箱箱甘美的蜂蜜。到了傍晚，那些蜜蜂很自觉地飞回桶里，然后休整生息。这低调勤劳的蜜蜂们，和朴素的农村人一样，有着一种不屈和韧性。

老屋前的河流中，石头布满了河床。这河平时是干旱的，只有光秃秃的石头裸露在河床上。一旦到了夏季，雨水便变得勤勉起来，似乎总也流不完。于是，河也就慢慢地展露了一条河该有的样子。那些雨水，总能想方设法地每次都带走一些泥沙，使得原本草木萦绕的山坡变得有棱有角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沟沟壑壑。

屋后是一片大山，一条小路从山间穿过，如同一条龙灵巧地穿梭于崇山峻岭中。路并不好走，随着山势起伏而蜿蜒，蓬松的泥土分散于路上。遇到雨天，路就变得泥泞，光滑难走。我很少去那片山林，有次趁外公外婆不注意，偷偷溜上去过，路狭而幽静，一些高大的杉树、松柏连同一些我不认识的植物长满了山中。当时的我只顾着看树木，没注意脚下，以至于一不小心从山上滚落到了屋檐沟里，身体上也被划出了一些伤疤。

老屋的西边有一个小菜园。园子用竹篱笆围着。土地没几亩，但出菜却很勤快。竹架子搭在了园里，那些丝瓜藤蔓就顺着竹竿向上爬。绿油油的藤上开着一朵朵小花。园里的青菜、菠菜与油菜菜，生机勃勃，一大片挤在一起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。雨后，菜园里满是菜肴与泥土的气息。一颗颗雨露在翠绿的菜叶上歇着，如珍珠。茭白、大蒜、生姜等作物都从这片园子里酝酿。洋芋、玉米、红苕等主要粮食作物，外公外婆通常种在河对岸的农田。

老屋的东侧面，有一座偏屋，也是木质结构。屋子两层，高的是阁楼，供堆放柴火。低

秋霜与轻寒

管淑平

女儿红的枫叶正醉意迷离；一树树金黄的银杏叶，于秋风的吹拂下，婆娑作响。若是起个大早，你定能够看到地面的秋草上，泛着一种晶莹剔透的小颗粒，如一地细碎的钻石，闪闪发亮。寒冷并不深，宁静又迷人。幸好，还有阳光送来温煦，一缕缕阳光，在树叶上、秋草上，在我们的身体上舞动着，留下熟悉的温暖。周围的一切，如同被按下了一个暂停键，变得凝固，变得安静。

霜降到了，更能明显体会到温度的重要，而不能再毫无顾忌地像夏天那样只追求风度。早晨起床时，打开窗户，

一股清冷的空气从窗框的缝隙间就猛地挤了进来。楼下的草地上，霜花绽放着银白的光芒，宛如花朵般娇媚。秋草起露，到露凝而白，到露凝而寒，再到草上结霜，当你从立秋走到霜降，你才会懂得 白露为霜 的隽永与唯美。

而霜降的到来，也让人对冬季有了初次的体会。首先，这时的人们开始在衣物上增加了厚度，脚步也变得沉稳起来。其次，寒风轻拂脸颊，激起内心的一丝寒意，然而，这也使人更加珍惜温暖，以及那些不能忽略的情感。到了冬天，我们慢慢开始注重家庭，慢慢关注

层，是两间猪圈。每年初，外公便前往乡镇购买猪崽，然后放置猪圈喂养。住在外婆家的那段日子，每天帮外婆割猪草、剥洋芋、煮猪食，成了我最大的趣事。在老屋与偏屋的巷道间，还有一座用竹篾做的鸡舍。清早时，公鸡往往扯着脖子报晓。白天，我们会将鸡舍门打开，那威武的大公鸡就带着几只母鸡和一群小鸡崽，四处溜达。不过，为了防止它们到处乱窜，我们在房子周围都结了篱笆。

晚风中，炊烟从屋顶瓦片的缝隙中逸出，夹杂着熟悉的饭菜香味。我知道，那是外婆在为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。地道的农家小菜，简朴而温馨。晚饭后，我们会坐在院坝里看月亮和星星，悄悄地和旧的一天作别。

外婆家还有很多东西，我已记不清了。每每听到大人们讲起我小时候的种种糗事，就仿佛是在听着别人的故事，而并非是我发生在我身上。果然，那部分忘却了的东西，像是一种断层，不论再怎么努力回忆和遐想，似乎也总是难以抵达。而这些没忘掉的记忆，就如同烙印，再也抹不去了。

而今的我，已远离家乡多年，一直在陌生的城市漂泊，像是被故乡放逐的孩子。每每想家的时候，心里总是会出现外公外婆慈祥的面容，还有老屋质朴的模样。

或许，只有当一个人背起行囊远走他乡后，尤其到夜深人静独卧床榻，才能更深层次地体会到何谓乡愁。

家人亲朋。而霜降，仿佛是一种序幕，而不是秋天的结束。一年的光阴，就只剩下一个冬天，又怎能不珍惜眼下能够把握的日子呢？

秋草结霜，也让冗冗大地走向了一种静谧与休养的状态，树木进入休眠期，山川河流开始变细变少。动物们，忙着储备过冬的食物，有的已经准备进入冬眠。对于节令，我们人类似乎总是慢半拍，看到叶凋了，树枯了，才慢慢开始相信秋深深，霜花白。

张衡的《定情赋》有 大火流兮草虫鸣，繁霜降兮草木零 ，霜降时节，在乡下，你总能听到篱笆墙根下声声复声声的虫鸣，总能看到秋风萧瑟处草木摇落露为霜的绝美。霜降，不是秋天的终结，而是冬天的开始，是一种交融和返璞归真。

念阳光的经，敲风雨的木鱼